

# 逆境中綻放的瑰麗靈魂——

## 《花開時節》中花草植物與女性角色關係之探討

### 一、前言

對於高中就讀女校的我來說，《花開時節》所刻劃的女性情感令我著迷，不僅使我憶起高中生活的種種，也讓我體悟到情誼的難能可貴；而書中的女性議題更是我所關心，無論是女性在性別權力疊加下的境遇，或是身處不平等環境中的掙扎與釋懷，又或是尋求自我實現的信念，都讓我們看到了女性面對困境時的韌性。

《花開時節》是由楊双子所著的長篇穿越小说，描述二十一世紀將畢業的女大學生楊馨儀因落水而穿越到日治的大正時期，靈魂也因此附身在台中知如堂楊家裡的六歲厖千金楊雪泥（雪子）身上，而在歷經一連串的挑戰下，蛻變成為帶領家族面對時代洪流的十七、八歲女當家。《花開時節》由孤挺花拉開序幕，以月季花做為終幕，中間十八章皆以花命名，二十種花草植物串起來的故事，寫的是書中女性角色的性格、經歷、命運、體悟。而作者何以有這樣的安排？為什麼選擇孤挺花拉開序幕？又為什麼以花來命名每個章節？最後以月季花作結的因素又是什麼？為了瞭解書中花草植物與女性角色的關係，我將探討主角雪子與序幕〈孤挺花〉及第十八章〈桂花〉的關係，並且分析象徵色彩較明顯的兩個章節——第四章〈牡丹〉與第五章〈山茶花〉，最後則討論月季花做為終幕之因以及與早季子的關聯。

### 二、以孤挺之姿盛開，以芬芳之態茁壯

序幕代表的是一個故事的開頭，是介紹，也是鋪陳，因此拉開序幕的角色也有一定的重要程度。以《花開時節》來說，「以孤挺之姿盛開」描述的不僅是序幕的展開，也是主角雪子的出場。

若將《花開時節》視為首尾連貫的作品，則序幕〈孤挺花〉以及第十八章〈桂花〉可說是雪子心理轉變的重要兩篇章，因此以下我將側重討論這兩個最關鍵的篇章，而「以芬芳之態茁壯」不僅為結論埋下伏筆，也象徵了雪子的蛻變。

#### （一）孤挺花之論雪子性格

如果要討論雪子的性格，則不可忽略〈孤挺花〉這個章節，然而為什麼作者會選擇孤挺花來作為形容呢？孤挺花的花語是「驕傲」，<sup>1</sup>但這裡的驕傲指的不是驕矜高傲，而是品格高尚的隱喻；另外，孤挺花會散發出濃郁的香氣，無論生在地，或是身在何處，總是顯得格外醒目、耀眼。

雪子是宛如孤挺花一樣的存在，從字面上來解釋就是「孤立挺出」，或許是因為知道未來的世界會如何改變，也或許是對自我實現的期待，思想上的特立獨行使她不同於別人，個性獨立的她也總能打破常人對於現實的既定想法，而有一番令眾人瞠目結舌的見解。從以下的節錄中就能看見雪子名符其實的「孤挺」，無論是針對當時體制中性別權力不平等的限制，例如她對於高等女校的校長不是女性所發出的驚嘆：

「高女的校長也好，帝大的總長也好，是女人這件事一點也不奇怪。大家都這樣想的日子，會來臨的哦！」<sup>2</sup>

或是面對自我理想遭到同學調侃時，面不改色的回應：

「儘管說是遠大的志向，如果自我設限就永遠無法達成了，推動這個世界前進的不就是野心嗎？」雪子發出豪語，讓身周的同學睜圓了眼睛。<sup>3</sup>

然而，這樣一個思想跳脫常規的女性，卻還是免不了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身為被寄予厚望的接班人，她在家族成規及自身理念間掙扎，當身旁的親人、朋友歷經「註定好」的命運，無論是遠嫁大稻埕的春子、低嫁小商戶的恩子、終身不婚的好子，還是放棄裁縫夢想的花蕊，雪子也才意識到自己那無從自主的人生，如同知如堂裡的每個女性一樣，如同父權時代下的每位女性一般，她心底的那座冰山終究凝固了。

靜默是女性承受悲哀的態度、堅韌是女性面對困境的姿態，雪子的冰山是為了那個時代的女性而冰冷，而她自己的內心也隨之被凍結起來。在確定無法前往內地升學的那刻，雪子割捨了與早季子的約定，她知道自己的使命是要保全知如堂上下，於是她接受祖母的安排、擔負起延續家族的重任，但身陷在這無法預見未來的迷霧之中，她內心始終存著芥蒂：

---

<sup>1</sup> 凡妮莎·笛芬堡，（謝佩姮），《花語》（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頁II。

<sup>2</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臺北市：奇異果文創，2017年），頁13。

<sup>3</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14。

這不是雪子、楊雪泥的迷惘，而是屬於楊馨儀的，對這個世界的巨大質疑。  
——穿越接近百年時光，我來此生此世，到底為什麼？<sup>4</sup>

## （二）桂花之喻雪子體悟

明明擁有現代知識及非凡才能，卻仍舊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雪子心有不甘，也感嘆老天的安排，為此，作者在第十八章〈桂花〉特意將她帶到台南的城隍廟；桂花，著名的香花，從遠處就能被它迷人的香氣所吸引，又分為許多品種，最特別的是四季開花的「四季桂」，就如同之後將提到的月季花，都為書中角色的內心轉變留下鋪陳……

「黑底匾額上的簇新金字猛然撞來：『爾來了』——爾來了，汝來矣，你來了。」<sup>5</sup>以為心事無人知曉的雪子，在見到正殿中門上頭的匾額時幾乎癡了，彷彿有人在對她說話，「爾來了」三個字撼動雪子的內心，並且深刻的撞擊在她堅硬的心頭上，胸腔裡的冰山在一瞬間迸裂開來，思緒也頓時豁然開朗了起來，或許自頭至尾神明都看在眼裡吧，就算這是份只有神明和雪子知道的心情，那也已經足夠。

在冰山崩解之際，雪子看見自己內心深處的那片世外桃源，她接受了降生此世的命運，或許早該在她穿越時空時就該有所體悟，沒有任何理由，沒有任何原因，她承接了這段原本不屬於二十一世紀的楊馨儀、而屬於日治時代楊雪泥的人生經歷，無論好的壞的，不管善的惡的，她都接受了，而她心裡深處的那個聲音也悄悄浮現：

穿越百年時光，我來此生此世，到底為什麼？  
——如果可以回到二十一世紀，現在的我願意回去嗎？<sup>6</sup>

雪子不再以冰冷偽裝自己、不再悲嘆花開花落的事實，她在現實的世界中尋找方向、在迷茫的人生裡尋求意義，而接下來她也會守護知如堂，並且在未來的各種危機中化險為夷，成為引領知如堂前進的女當家。從過往那個如冰山般有著堅毅性格的楊雪泥，到現在這個接受命運並且豁然開朗的楊馨儀，心理上的轉變使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身份合而為一——無論身處於哪個時代，楊雪泥，或是楊馨儀，都會如同桂花般散發出迷人的芬芳。

## 三、花自凋謝，人自凋零

<sup>4</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 295。

<sup>5</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 332。

<sup>6</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 334。

《花開時節》中刻劃了許多以花來象徵女性角色的章節，其中第四章的〈牡丹〉及第五章的〈山茶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兩篇章，不僅因為這兩種花有濃厚的比喻色彩，也因為它們能與書中人物直接對應，而這也是我選擇這兩個篇章來做討論的原因。

再者，標題的「凋謝」、「凋零」說明了花開就會花落的事實，同時暗指〈牡丹〉中的恩子以及〈山茶花〉中的春子，這兩個女性角色向命運妥協一事，而以下我也將運用對比手法來形容恩子和春子在經歷家族安排後的前後改變。

### （一）牡丹之豔與恩子之變

陳恩，人稱「恩子」，知如堂楊家二房的大小姐。身為知如堂中的女性，就讀高等女學校自然不成問題，在家中頂嘴個幾句，也能靠旁人打圓場帶過，然而，就算是家族中的寵兒，總有一天還是要嫁人的。雖然早就知道會有這麼一天，恩子在「做十六歲」時仍然向七娘媽祈求庇佑，也或許只是個無謂的掙扎：

恩子姐哼笑起來，「如果七娘媽真能庇佑，那就給我一個父母雙亡的丈夫，一個能由我掌握的婚姻。」<sup>7</sup>

一九三三年，恩子嫁入學田的小商戶許家。本是該享受花漾年華的二十一歲，她低嫁不是門當戶對的許家，擔起二房子嗣的重擔，兩家簽訂文書，約定生的第二個孩子要過繼給妹妹好子，以平衡好子終身不嫁但二房在家族中的地位。相較於傳統家庭，知如堂的確開放許多，但是恩子就算能自主選擇夫婿，也只是在既有的名單中挑選而已。

知如堂裡的每個女性一出生就得做好為家族奉獻的心理準備，因為背後有著利益、地位、權勢等的分配，每個人都有自己該守的本分。儘管面對這樣一個受盡安排的處境，恩子仍是吞下所有委屈並且說道：

「二房就只有我們姊妹了。春子姊是春子姊，我不用嫁那麼好，也不要嫁那麼遠，只要嫁個可以讓我照顧好子的男人。」<sup>8</sup>

因為同樣有著身不由己的感嘆，女孩們彼此惺惺相惜，如同恩子與好子間的感情，那是相當難能可貴的——自己的遭遇也許真的無關緊要，相反的，她們真正關心的是如何照顧身旁的親友及顧全整個家族的大局。

<sup>7</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 84。

<sup>8</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 84。



那張秀氣的稚嫩臉蛋，不再是充滿稚氣的少女神情，她眉尾揚起，眼睛有光，那樣滿是自信的恩子是如此的豔麗動人，「不禁讓人聯想到雙胞胎房裡那大鮮紅色的、光照底下晶瑩剔透的牡丹花浮雕花瓶」<sup>9</sup>——身為花中之王的牡丹，色澤豔麗，自古即是深受眾人喜愛的花朵，在群花中也總能脫穎而出，而此時的恩子正有著如此的姿態，如同唐代劉禹錫《賞牡丹》詩中所提到：「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

## （二）山茶花之靜與春子之落

春子，全名楊春泥，是第一個誕生在楊家長房的孩子，出生時深受眾人寵愛，於尚未相當普及的公學校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也是知如堂裡第一個領略台北城風光的人，她甚至發下要到海外見識一番的豪語。那樣的春子，是多麼神采飛揚，不知羨煞多少旁人。

然而，她終究於一九二六年嫁入大稻埕茶商張家，那年的春子年方二十。春子畢業於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同班摯友是大稻埕茶商的女兒，兩家經過幾回互相拜訪也建立起深厚的情誼，即將繼承家業的張家兒子於是求娶這位楊家的大小姐。身為知如堂長女，春子大可以選擇別門親事，而她決定嫁過去的主因是：「總歸要嫁人，往好處想，至少是嫁到認識的人家。」<sup>10</sup>但這樣的說法是說給別人聽，還是在安慰自己呢？春子心底那個真正的聲音說著：「若是會當莫嫁，我也無愛嫁。」<sup>11</sup>充滿無奈卻又無可奈何。

昭和二年的春季，遠嫁的春子帶著禮物回到知如堂，一身素潔的絲綢洋裝，頭髮縮成婦人髮髻，對比當年那個一身時髦洋裝，短髮上戴著緞帶帽子，春子變得不一樣了，如同書中提到：

春子姐那知如堂長房長女的氣焰，全數消散了，就像花朵連著花萼一同落地的山茶花，安靜得令人驚心動魄。<sup>12</sup>

山茶花總是靜靜地開在庭院裡，凋謝時的花瓣也總是一片一片地輕輕凋落，那樣謙讓、含蓄的姿態，正是此時春子的寫照；而山茶花的花語是「我的命運掌握在你手中」，<sup>13</sup>這不僅是春子內心的感嘆，也是她無力自主人生的象徵。

<sup>9</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 84。

<sup>10</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 81。

<sup>11</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 97。

<sup>12</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 99。

<sup>13</sup> 凡妮莎·笛芬堡，《花語》，頁 III。

知如堂外的山茶花盛放，春子這朵山茶花卻凋落了，如同她的命運一般，不只有春子，阿蘭姑、秋霜信、恩子、好子，甚至是雪子，知如堂裡的每個女性都背負了重大的責任，「選擇」對於她們來說也許是件奢侈的事情，她們能做的只有守好自己的本分。儘管這個時代下的每一朵花都綻放了，但再美麗的花終會有凋落的那天——「繁花綻放到極致的時刻，花瓣如雨紛紛凋落。」<sup>14</sup>

#### 四、四季盛放的花朵，青春綻放的身影

終幕代表的是一個故事的結束，也是書中角色的退場，因此我將探討月季花的特性及其作為結尾的原因，同時帶出《花開時節》中女性角色的境遇與心理變化。另外，雪子的摯友早季子在書中有著重要意義，以下我將特別討論她在小說中的地位，以及她與「花開」的關係。

「落花時節就是花開時節」不僅是全書的核心要旨，也代表了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從遭遇困境到有所體悟的歷程，同時象徵了「希望」的降臨，因此我將以它作為最後的收尾。

##### （一）月季花帶給女孩們的希望

松崎早季子，日本華族出身的灣生，也是雪子最親密的摯友。雪子與早季子總是形影不離，兩個年齡相仿的女孩，一起討論秘密、一起闊談夢想、一起度過悲傷、一起分享喜悅，無論做什麼事情，她們總會陪伴著彼此，甚至許下一同去內地讀書的約定，早季子去京都讀國文學校，雪子則去東京讀商校。「如果能夠一直讀書的話，就可以不必結婚了。」<sup>15</sup>兩個天真少女侃侃而談。

在兩人的遠大志向中，她們是彼此的臂膀，然而雪子最終因為必須扛起家族責任而無法前往內地升學，雖然或多或少會埋怨雪子的失約，但早季子仍然扮演著雪子最堅強的後盾。所有女性角色中，早季子是少數能依循自己心意去築夢的，這個角色不僅是主角雪子的心靈慰藉，更象徵了對時代的挑戰，她那反抗現實的堅毅性格不僅帶給雪子力量，反思女性處境的態度同時也是作者的寄託。

在終幕〈月季花〉中，作者選擇了兩封信來做為結尾，第一封是早季子寫給雪子的，第二封則是雪子寫給早季子，而第二封信附上了本島府城的月季花，那是雪子獻給早季子的祝福，也是與早季子相約再見面的承諾——月季花即是大眾

<sup>14</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 243。

<sup>15</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 156。

所熟知的玫瑰，只要沒有炎熱的氣候及病蟲害，無論春夏秋冬皆能生長，<sup>16</sup>也因為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作者特別選擇它來迎接「希望」。

以月季花作為收尾，代表的是一切困境終有撥雲見日的一天，同時象徵了希望就在不遠之處，換個心境想、換個角度看，也許就能讓自己活得輕鬆一點，也能讓自己脫離痛苦的深淵。雖然身陷困境，如同凋落的花朵般毫無生氣，但前方總會有一道指引的光出現，並且讓這朵花再次綻放，就跟書中所敘述的一樣：

月季花四季盛放，說起來，落花時節就是花開時節呢。<sup>17</sup>

## （二）落花時節就是花開時節

「花開」與早季子有著相當大的連結，早季子（さきこ）的「さき」，指的就是花綻放開來了；「花開時節」代表的也是雪子與早季子相遇的時候，是早季子融化了雪子心底的冰山，並使雪子心裡的那朵花重新綻放。

落花時節就是花開時節，指的也許不是花朵的真正狀態，而是女孩們的心境轉變，也是從遭遇困境到有所體悟的歷程，而以下我將引用一段文章來帶出全文的結論：

苦楝花，鈴蘭花，櫻花，二葉松，桂花，蓮花，孤挺花，仙丹花，玉蘭花，金銀花，牡丹花，山茶花，菊花，日日春，曇花，九重葛，時計草，茉莉花，鳳凰花……花會綻放，也會凋零，芬芳燦爛的本質卻永恆不變。

也是在同一個瞬間，雪子眼前有什麼浮光掠影般的一閃即逝。

阿蘭姑、秋霜館、春子姊、恩子姊、好子姊、弓子、靜枝、花蕊、翠嫂嫂、惠風哥哥，以及小早，還有……星星，楊馨儀。

光芒閃爍，影影綽綽，雪子眨眼在光影裡看見每一次花開，每一次花謝。

每一次花謝花開，都有淚水，都有笑語。<sup>18</sup>

上述提到的十九種花草植物都有花開花落的特性、十二個主要角色都有自己的難為之處，但是凋落不代表結束，為家族奉獻也不代表走向黑暗；花開花落只是個過程，一個成長的過程，而在每個過程中必然有歡笑、有淚水，當能以超然灑脫的心境去面對每次的花開花謝，困境也不再是困境了，就如同月季花能在每個季節綻開般，這個時代的女性也能在每個逆境中綻放。

<sup>16</sup> 田碧鳳，《跟著花去旅行！全台賞花路線 GUIDE 夏→初冬》（臺北市：麥浩斯出版，2016年），頁123。

<sup>17</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341。

<sup>18</sup> 楊双子，《花開時節》，頁333。

因為有著獨一無二的瑰麗靈魂，一九三零年代的女孩們會以最美麗的姿態攜手迎向花開時節，那是專屬於她們，並且由這個時代賦予她們的頌禮。

## 五、結論

有別於常人對於日治時期的黑暗印象以及普遍討論的國族認同，一九三零年代的臺灣在作者筆下獨有一番韻味，小說中的主角從懵懂無知的小女孩成長至擔負重任的青少女，她所經歷的不是戰亂下的紛紛擾擾，而是掙扎於家族成規和自身理念的平衡。

「逆境中綻放的瑰麗靈魂」探討的不僅是花草植物與女性角色的個別關係，更是以植物生長的特性來借指女性的心理歷程——第一部分分析雪子與孤挺花及桂花之關係，第二部分分別說明恩子與牡丹及春子與山茶花之關聯，最後一部分則討論月季花與所有女性角色之連結；而從最初的盛開、茁壯，到過程中的凋謝、凋零，再到最後的盛放、綻放，正是女性從遭遇困境到有所體悟的縮影。

作者以花草植物為每個章節命名，敘述女性在大正及昭和時期的種種經歷，無論是接受無法選擇的安排，或是妥協於無從自主的命運，每個人都為了尋找出路而努力生活著，小說前半部感嘆花開就會花落，象徵的是女性在父權壓力下只能聽天由命的悲嘆，後半部則描述經過釋懷與調適後，每個人都將找到自己的歸屬，花落時節也成了花開時節；角色的命運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心理上的轉變讓偏向悲觀的角色情懷走向光明面，也使花花世界中的女孩們迎向真正的花開時節。

花是女性角色的代稱，每朵花都會在屬於自己的花期盛開，花開而花落，花落而花開，生命是週而復始的，儘管有著許多身不由己的感嘆，但在一九三零年代的臺灣，女孩們會以自己的方式如花開般的綻放著。

## 六、參考書目

楊双子，《花開時節》，臺北市：奇異果文創，2017年。

凡妮莎·笛芬堡，（謝佩姛），《花語》，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

田碧鳳，《跟著花去旅行！全台賞花路線 GUIDE 夏→初冬》，臺北市：麥浩斯出版，2016年。

塚谷裕一，（許展寧），《縫隙中的花草世界》，臺中市：好讀出版，2016年。

彭鏡毅，《植物學百科圖典》，臺北市：貓頭鷹出版，2012年。